

綱鑑易知錄卷七八

南宋紀

高宗皇帝

名構，徽宗第九子。初封康王，及二帝北狩，遂即位於南京，遷都臨安，號南宋。在位三十六年而

內禪，又二十五年而崩，壽八十一歲。帝雖云中興，然無撥亂之才，初惑汪、黃之佞，繼陷苗、劉之亂，終成秦檜之姦，雖相有李綱、趙鼎，將有張、韓、劉、岳，信任不堅，黜戮相踵。儉安一隅，忍辱鮮恥，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。或曰「徽宗生帝時夢吳越王錢鏐入宮」，斯言信歟？

綱

戊申，高宗皇帝建炎二年，（一二二八）金天會六年。春正月，金人陷鄧州，（治穰縣，在今河

南鄧縣東南。）范致虛出奔，安撫使劉汲死之，京西州郡皆陷。

綱

金將兀朮犯東京，（即汴京開封府。）宗澤敗之。

目

金兀朮自鄭抵白沙，（鄭州治管城縣，即今河南鄭州市。白沙，即今河南中牟縣白沙鎮。）去汴京密

邇，都人震恐。僚屬入問計，宗澤乃對客圍棋，笑曰：「何事張皇！劉衍等在外，必能禦敵。」

乃選精銳數千，使繞出敵後，伏其歸路。金人方與衍戰，伏兵起，前後夾擊之，金人果敗。

粘沒喝據西京，洛陽與澤相持。澤遣部將閻中立、郭俊民、李景良等帥兵趨鄭，遇敵大

戰，兵敗，中立死之，俊民降，景良遁去。澤捕景良，斬之。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

金陷京西
州郡

金將兀朮
犯東京

招澤，澤皆斬之。劉衍還，金人復入滑，（在今河南滑縣東。）澤部將張撝往救之。撝音揮。撝至滑，衆寡不敵，或請少避之，撝曰：「避而偷生，何面目見宗公！」力戰而死。澤聞撝急，遣王宣往援，已不及，因與金人大戰，破走之。澤以宣知滑州，金自是不復犯東京。

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，解其縛，問金之虛實，得其詳，遂決大舉之計。召諸將謂曰：「汝等有忠義心，當協謀勦敵，期還二聖，以立大功。」言訖泣下，諸將皆聽命。金人屢戰不利，悉引去。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，曰：「臣爲陛下保護京城，自去年秋至今春，又三月矣。陛下不早回，則天下之民何依戴？」不報。澤威聲日著，敵聞其名，常尊憚之。對南人言，必曰「宗爺爺」。

宗爺爺
金破長安

綱 金人破永興軍，（治長安城，在今陝西西安市境。）經略使唐重死之。

綱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。（治保昌縣，即今廣東南雄縣。）

目 時所在盜起，汪伯彥、黃潛善匿不以聞。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；帝怒，除名，編管南雄州。

劉豫知濟南

綱 以劉豫知濟南府。（即齊州，治歷城縣，即今山東濟南市。）

目 豫，景州人，（劉豫景州阜城人，在今河北交河縣西南。）爲河北提刑。（河北路治大名，即今河北大名縣。）

名縣。）金人南侵，豫棄官避地眞州，（治揚子縣，即今江蘇儀徵縣。）張愬薦之，起知濟南。時盜起山東，豫不願行，請易東南一郡，執政不許，豫忿而去。

綱 二月，金人陷淮寧，（即陳州，治宛丘縣，即今河南淮陽縣。）知府向子韶死之。

目 金人晝夜攻城，子韶率軍民固守，遣人詣宗澤乞援，未至，城陷。金人欲降之，子韶罵不屈，遂爲所殺，闔門皆遇害。事聞，賜諡忠毅。淮寧初陷時，楊時聞之，曰：「子韶必死矣！」蓋知其素守云。

綱 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。三月，翟進復之，詔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使。

綱 夏四月，金兀朮復入西京，翟進擊走之。

綱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。

目 帝初卽位，除時工部侍郎，陛對，言「古聖賢之君，未有不以興學爲務」，除兼侍講。以老求去，遂提舉洞霄宮。（在杭州。）時在東（郡）（都），所交皆天下士，先達陳瓘、鄒浩，皆以師禮事時。暨渡江，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。

綱 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。五月，下詔還京師，不果。

目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，河北盜楊進、丁進、王再興、李貴、王大郎等，河東巨寇王善，悉招降之。

又募兵儲糧，召諸將約日渡河，諸將皆掩泣聽命。澤乃上疏，大略言：「祖宗基業可惜，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，北方流沙日漠。日望救兵。西京陵寢爲賊所占，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，而兩河、二京、陝右、淮甸，百萬生靈，陷於塗炭。乃欲南幸河外，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，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。今京城已增固，兵械已足備，人氣已勇銳，望

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，愾，恨怒也。左傳文公四年：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。」而循東晉既覆之轍。」奏至，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，帝乃降詔擇日還京。

綱 許景衡罷。

目 時朝廷有大政事，景衡必請閒極諫，黃潛善、汪伯彥以爲異己，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，罷之。景衡行至瓜洲，（即今江蘇揚州市南長江北岸瓜洲鎮。）得暈疾卒，暈，音煙，入聲，傷暑也。諡忠簡。景衡得程頤之學，志慮忠純，議論不與時俯仰。既卒，帝思之曰：「朕自卽位以來，執政忠直，遇事敢言，惟許景衡爾。」

定詩賦經義試士法

綱 定詩賦、經義試士法。

目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、詩賦兼取，元祐，哲宗年號。紹聖以來罷試詩賦，紹聖亦哲宗年號。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，定試士法。中書省請習詩賦，舉人不兼經義，習經義人止習一經，解試，省試並計數各取，通定高下，殿試仍對策三道。故事，廷試士十名，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。帝曰：「取士當務至公，豈容以己意升降！自今勿先進卷。」

綱 以朱勝非爲尙書右丞。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。虛中降金。

綱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，王彥引兵屯滑州。（治白馬縣，在今河南滑縣東。）

目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，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。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，（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。）欲大舉趨太原，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，（忠州卽忠武軍，後廢，故治在今河南淮陽縣東南。）制置

金 詔韓宗傑

河北軍事。恐彥孤軍不可獨進，召彥計事。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，以俟會合，乃以萬餘人先發，金人以重兵躡其後，而不敢擊。既至汴，澤令宿兵近甸，以衛根本，彥遂屯滑州之沙店。澤上疏曰：「臣欲乘此暑月，遣彥等自滑州渡河，取懷、衛、濬、相等州，（懷州治河內縣，即今河南沁陽縣。衛州治汲縣，即今河南汲縣。濬州治三山縣，在今河南濬縣東南。相州治安陽縣，即今河南安陽市。）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，馬擴等自大名取洺、相、眞定，（洺州治永年縣，在今河北永年縣東南。眞定府治眞定縣，即今河北正定縣。）楊進、王善、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。既渡河，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。願陛下早還京師，臣當躬冒矢石，爲諸將先。中興之業，必可立致。」疏入，黃潛善等忌澤成功，從中沮之。

綱 秋七月，東京留守宗澤卒，以杜充代之。

目 澤前後請帝還京，二十餘奏，每爲黃潛善、汪伯彥所抑。潛善、伯彥又疑澤爲變，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。澤憂憤成疾，疽發於背，諸將入問疾，澤矍然曰：「吾以二帝蒙塵，憤憤至此，汝等能殲敵，殲，盡殺也。則我死無恨。」衆皆流涕曰：「敢不盡力！」諸將出，澤歎曰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！」（唐杜甫蜀相詩。）無一語及家事，但連呼「過河」者三而卒。年七十。都人號慟。訃聞，贈觀文殿學士，諡忠簡。

澤子穎居戎幕，素得士心，都人請以穎繼父任，時已命杜充代澤，不許。充酷而無謀，至汴，悉反澤所爲，於是豪傑離心，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。剽，音票，截也。

馬仲劾汪
黃不法十
七事

趙子砥畏
虎喻長

遼二帝於
檀州徙秦

綱 八月，貶殿中侍御史馬仲監濮州酒稅，（濮州治鄆城縣，在今山東鄆城縣東。）卒于道。

目 仲自湖南還，（湖南路治潭州城，即今湖南長沙市。）上疏言黃潛善、汪伯彥不法十七事，乞

速罷二人政柄，別選賢者，共圖大事。疏入，留中。明日，改授衛尉少卿，仲辭不拜，錄其疏

申御史臺，且言：「臣論可采，即乞施行；非是，合坐誣罔之罪。」因移疾待命。（移文稱疾。詔：

「伸言事不實，送吏部。」責監濮州酒稅，趣使上道。仲怡然襆被而行，竟死道中，聞者冤之。

伸學於程頤，勇於爲義，每日：「吾志在行道。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，以妻子爲念

則爲妻子所奪，道不可行也。」

綱 以趙子砥知台州。（治臨海縣，即今浙江臨海縣。）

目 子砥自燕山遁歸，（燕山府，遼舊都，故治在今北京市境內。）命輔臣問北事甚悉，子砥大略

言：「金人講和以用兵，我國斂兵以待和。吾國與金，勢不兩立。昔契丹主和議，女真主用

兵，十餘年閒竟滅契丹。今復蹈其轍，譬人畏虎，以肉餵之，餵晉委，飼也。食盡，終於噬人。若

設陷穽以待之，然後可以制虎矣。」遂命知台州。

綱 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，靖康帝爲重昏侯，徙之韓州。（遼置，即今遼寧昌圖縣。）

目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，（金上京即會寧府，即今黑龍江哈爾濱市阿城縣西南白城。）以素服見金太

祖廟，遂見金主於乾元殿。金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，淵聖皇帝爲重昏侯。未幾，徙之韓州。

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，惟秦檜不與徙，依撻懶以居，撻懶亦厚待之。

〔綱〕九月，郭三益卒。

〔綱〕金將訛里朵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，（五馬山，在今河北元氏縣南。）遂會粘沒喝入寇。

〔綱〕冬十月，隆祐太后如杭州。（治錢塘縣，即今浙江杭州市。）

〔目〕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，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，以苗傅、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。

〔綱〕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粘沒喝軍。十一月，金人陷濮州，粹中死之。

〔目〕粘沒喝、訛里朵合兵圍濮州，以濮州小，易之。至城下，知州楊粹中固守，命將姚端夜擣其營，粘沒喝跣足走，跣，赤足。僅以身免。遂攻城益急，凡三十三日而陷，粹中被執，竟不屈而死。

〔綱〕金人寇晉寧軍，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。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。（府州治府谷縣，在今陝西神木縣東北。）

〔綱〕十二月，劉豫叛降金。

〔目〕撻懶圍濟南，劉豫遣子麟禦却之。撻懶遣人啗豫以利，啗音淡，餌之也。豫懲前忿，遂殺濟南驍將關勝，率百姓降金。百姓不從，豫縋城納款。（縋同墜。）

〔綱〕金訛里朵陷北京，提刑郭永死之。

〔綱〕以黃潛善、汪伯彥爲尙書左、右僕射兼門下、中書侍郎，顏岐、朱勝非爲門下、中書

金陷濮州

楊粹中破金軍

劉豫降金

金陷北京

黃潛善汪伯彥相

侍郎，盧益同知樞密院事。

綱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。（即亮州，治瑕丘縣，在今山東磁縣西。）

目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，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：「孔子何人？」曰：「古之大聖人。」粘沒喝曰：「大聖人墓安可發！」遂殺軍士。

綱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。

張浚參贊軍事

目 浚極言金人必來，請豫爲備，黃潛善、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，命浚參贊軍事，與呂頤浩教習河北兵民。

綱 己酉，三年，（一二二九）金天會七年。春正月，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。

目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，天子乘輿所至曰行在。見黃潛善、汪伯彥，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，願因人心大舉北伐。言辭憤激。二人大怒，遂請降旨免對，彥遂稱疾致仕。

金陷徐州

綱 金粘沒喝陷徐州，（治彭城縣，即今江蘇徐州市。）知州事王復死之。

目 金人圍城，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，外援不至，城陷。復謂粘沒喝曰：「死守者我也，願殺我而舍僚吏、百姓。」粘沒喝欲降之，復嫚罵求死，闔門百口皆被殺。

綱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，至洧陽，（即今江蘇流陽縣。）兵潰。金粘沒喝遂入淮、泗。（淮州治

比陽縣，即今河南泌陽縣。泗州治臨淮縣，在今安徽泗縣東北。）

帝奔鎮江

〔綱〕二月，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。光世兵潰，走還，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。（即今安徽炳輝縣。）帝奔鎮江。（鎮江府治丹徒縣，即今江蘇鎮江市。）

〔目〕粘沒喝至楚州，（治山陽縣，即今江蘇淮安縣。）守臣朱琳降，遂乘勝而南，陷天長軍。內

汪黃方聽
浮屠說法

侍鄺詢報金兵至，帝即被甲乘騎，馳至瓜州鎮，得小舟渡江，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、張俊、內侍康履等從行。日暮至鎮江。時汪伯彥、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，浮圖僧也。

軍士誤斬
黃鶚

會食，堂吏大呼曰：「駕已行矣！」二人相顧倉皇，乃戎服策馬南馳，居民爭門而出，死者相枕藉，無不怨憤。司農卿黃鶚至江上，軍士以爲黃潛善，罵之曰：「誤國誤民，皆汝之罪！」鶚方辨其非是，而首已斷矣。是日，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，聞帝已南行，乃追至揚子橋。（在今江蘇揚州市南揚子津上。）時事起倉卒，朝廷儀物皆委棄，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，出城未數里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。陵爲金人所追，亡太祖神主於道。

帝如杭州

〔綱〕帝如杭州，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，守鎮江。

〔目〕帝至鎮江，宿於府治，翌日，召從臣問去留。吏部尙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，羣臣皆以爲然。王淵獨言：「鎮江止可捍一面，若金人自通州渡江，（通州治靜海縣，即今江蘇南通市。）以據姑蘇，（即蘇州平江府，治吳縣，即今江蘇蘇州市。）將若之何？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。」（錢

塘，杭州治。）帝意遂決。以頤浩爲江、淮制置使，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，又以楊惟

忠節制江東軍馬，駐江寧。（在今江蘇南京市境。）是夕發鎮江，越四日次平江，命朱勝非節制平

金
軍
陷
寧
寧

江、秀州軍馬，（秀州治嘉興縣，即今浙江嘉興市。）張浚副之，留王淵守平江。又二日，次崇德。（在今浙江桐鄉縣西南。）時呂頤浩從行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，江、淮、兩浙制置使，以兵二千還屯京口。（在今江蘇鎮江市東南。）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。（即今江蘇吳江縣。）

綱 金婁室陷晉寧軍，徐徽言死之。

目 婁室破晉寧軍，徽言據子城拒戰，因潰圍走，被擒，使之拜，不拜，臨之以兵，不動，命折可求諭使降；徽言大罵，婁室殺之。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。事聞，贈徽言晉州觀察使，諡忠壯。

綱 帝至杭州，赦。

目 帝駐蹕杭州，即州治爲行宮。下詔罪已，求直言，赦死罪以下，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。惟李綱不赦，更不放還，蓋用黃潛善計，罪綱以謝金也。

罪李綱以
謝金人
馬擴應詔
上書

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：「前日之事，其誤有四，其失有六。今願陛下西幸巴、蜀，用陝右之兵，留重臣使鎮江南，撫淮甸，破金賊之計，回天下之心，是爲上策。都守武昌，（即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城。）襟帶荆、湖，控引川、廣，招集義兵，屯布上流，扼據形勢，密約河南諸路豪傑，許以得地世守，是爲中策。駐蹕金陵，備禦江口，通達漕運，精習水軍，厚激將士，以幸一勝，觀敵事勢，預備遷徙，是爲下策。若倚長江爲可恃，幸金賊之不來，猶豫遷延，候至秋冬，金賊再舉，驅虜舟楫，（楫同楫。）江、淮千里，數道並進，方當此時，然後又悔，是爲無

州金人焚揚州而去。

免黃汪

朱勝非相

苗劉之亂

策。擴累數千言，皆切事機。

綱 金人焚揚州而去。

綱 黃潛善、汪伯彥以罪免。

目 潛善、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，聯疏求退。中丞張澂論：「激音澄。」二人大罪二十，致

陛下蒙塵，天下怨懟，乞加罪斥。乃罷潛善知江寧府，伯彥知洪州。（治南昌縣，即今江西南昌市。）

綱 以葉夢得、張澂爲尙書左、右丞。

綱 三月，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。命張浚駐平江。

綱 葉夢得罷，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。

綱 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。

綱 扈從統制苗傅、劉正彥作亂，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，劫帝傳位于魏國公塽，請隆祐

太后臨朝。

目 苗傅自負世將，以王淵驟遷顯職，心不平之，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，功大賞薄，怨上，二人因相結。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事，妄作威福，浚忽諸將，諸將嫉之。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，言於正彥。正彥曰：「會當共除之。」及王淵入樞府，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，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。

議既定，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，百官入聽宣制，傅、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，

高宗傳位太子

張呂討苗傳

俟淵退朝，卽猝下馬，誣以結宦者謀反，正彥手斬淵，卽與傳擁兵至行宮，執康履等斬之。帝諭傳等歸營，傳等逼帝傳位皇太子，請隆祐太后同聽政。太后出，見傳等諭之曰：「今強敵在前，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，何以令天下？敵國聞之，豈不轉加輕侮！」傳等不從。后顧朱勝非曰：「今日政須大臣果決，相公可無一言？」勝非白帝曰：「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，適語臣云：『一將忠有餘而學不足。』此語可爲後圖之緒。」帝乃卽坐上作詔，禪位於皇子，而請太后同聽政。宣詔畢，傳等麾其軍退，於是皇子卽位，太后垂簾決事。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，以顯寧寺爲睿聖宮，是夕徙帝居之。大赦，改元明受。

綱 張浚、呂頤浩會兵討賊。

目 改元赦書至平江，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。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，浚慟哭，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。

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，（治秦州成紀縣，卽今甘肅天水市。）而以餘兵屬他將。俊知其僞，拒不受。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，浚見俊語故，相持而泣，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。

赦至江寧，呂頤浩曰：「是必有兵變。」其子抗曰：「主上春秋鼎盛，鼎，方也。二帝蒙塵沙漠，且望拯救，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！灼知兵變，無疑也。」卽遣人寓書於浚。浚以頤浩有威望，能斷大事，乃答書約共起兵，且告劉光世於鎮江，令以兵來會。

頤浩得浚書，上疏請復辟，辟，君也。猶言復位。遂以兵發江寧。

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，（鹽城縣，即今江蘇鹽城縣。）至常熟，（即今江蘇常熟縣。）張俊聞之曰：「世忠來，事濟矣。」因白浚，以書招之。世忠得書，以酒酹地曰：「醉音類。」誓不與此賊共戴天！至平江，見浚慟哭，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世忠願與張俊任之，公無憂也。」浚因大犒俊、世忠將士，衆皆感憤。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，戒之曰：「投鼠忌器，事不可急，急則恐有他變。宜趨秀州，據糧道，以俟大軍之至。」

世忠發平江，至秀州，稱病不行，而大脩戰具。傅等聞之始懼，乃遣苗瑀、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。（地名，爲浙西要隘，在今浙江杭州市東北。）頤浩將至平江，浚乘輕舟逐之，既而劉光世兵亦至。浚、頤浩等發平江，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。傅等聞之，憂恐不知所爲。朱勝非謂之曰：「勤王之師未進者，使是閒自反正耳！不然，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，公等置身何地乎！」傅等遂帥百官朝於睿聖宮，帝慰勞之。

綱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。以豫子麟知濟南府。（東平府治須昌縣，即今山東東平縣。）

綱 夏四月，帝復位，召張浚知樞密院事。

綱 呂頤浩、張浚敗賊將苗瑀于臨平，苗傅、劉正彥夜遁，頤浩、浚入杭州。

目 呂頤浩、張浚軍次秀州，頤浩諭諸將曰：「今雖反正，而賊猶握兵居內。事若不濟，必反以惡名加我，翟義、徐敬業可監也。」（翟義事見卷十九漢孺子嬰二年，徐敬業事見卷四十六唐中宗嗣聖元年。）進次臨平。苗瑀、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，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。韓世忠舍舟力戰，張

韓世忠斬
吳湛王世
脩

呂頤浩相

重正三省
官名

張浚宣撫
川陝

俊、劉光世繼之，翊衆少却。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，翊遂敗走。勤王兵入北關，傳、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，將南趨閩中。（謂今福建）頤浩、浚入城，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。頤浩、浚入見，伏地涕泣待罪。帝問勞再三，握世忠手慟哭曰：「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，尙留朕肘腋，能先誅乎？」世忠卽謁湛，握手與語，折其中指，與王世脩俱斬於市；逆黨皆貶。

綱 朱勝非、顏峻、王孝迪、張燾、路允迪、盧益免。

綱 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，李邴爲尙書右丞，鄭穀簽書樞密院事。穀晉覺。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，韓世忠、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。

綱 重正三省官名。

目 從呂頤浩之言，詔左、右僕射並同中書、門下平章事，改中書、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，省尙書左、右丞，三省始合爲一。

綱 以李邴參知政事。

綱 帝如江寧。既至，改江寧爲建康府。

綱 冊魏國公粦爲皇太子。

綱 五月，以張浚爲川、陝、京、湖宣撫處置使，便宜黜陟。

目 浚謂「中興當自關、陝始，關中、陝西也。慮金人或先入陝、蜀，陝西與四川。則東南不可

保。」因慷慨請行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，聽便宜黜陟，置幕府於秦州。初，浚宣撫川、陝之

天下常山
蛇勢

洪皓使金

洪皓不肯
仕劉豫

韓世忠擒
苗劉

趙鼎諫王
安石配享
神宗

議未決，監登聞檢院江若海曰：「天下者，常山蛇勢也，秦、蜀爲首，東南爲尾，中原爲脊。今以東南爲首，安能起天下之脊哉！將圖恢復，必在川、陝。」浚大悅。

綱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。

綱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，金人拘之。

目 粘沒喝還雲中，（即今山西大同市。）訛里朵還燕山。帝遣皓如金，遣粘沒喝書，願去尊

號，用金正朔，比於藩臣。皓至雲中，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，皓曰：「萬里銜命，不得奉兩宮南歸，恨力不能殲逆豫，磔骨瘞，裂尸也。忍事之邪！留亦死，不即豫亦死，即就也。不願偷生狗鼠閒，願就鼎鑊無悔！」粘沒喝怒，將殺之，旁一校曰：「此真忠臣也。」目止劍士，爲皓跪請，得流遞冷山。

綱 韓世忠獲苗傅、劉正彥，送行在誅之。帝手書「忠勇」二字，揭旗以賜世忠。

綱 六月，大霖雨，詔郎官以上言闕政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。

目 時久雨恆陰，呂頤浩、張浚皆謝罪求去。詔郎官以上言闕政，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：「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，熙寧、神宗年號。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，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，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，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。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，崇寧、徽宗年號。盡祖安石之政。凡今日之患，始於安石，成於蔡京。今安石猶配享神宗，而京之黨未除，時政之缺，莫大於此。」帝從之，遂罷安石配享。

下詔以四
失罪已
張守勸思
二帝母后

尋下詔以四失罪已：一曰昧經邦之大略，二曰昧戡難之遠圖，三曰無綏人之德，四曰失馭臣之柄；「仍榜朝堂，使知朕悔過之意。」中丞張守上疏曰：「陛下處宮室之安，則思二帝、母后穹廬毳幕之居；穹廬，旃帳也，其形穹隆，故曰穹廬。毳，細羊毛。幕，帷也。享膳羞之奉，則思二帝、母后羶肉酪漿之味；羶，音扇，羊臭也。酪，音洛，漿，乳漿也。服細煖之衣，則思二帝、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；操予奪之柄，則思二帝、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；享嬪御之適，則思二帝、母后誰爲之使？令對臣下之朝，則思二帝、母后誰爲之尊禮？思之又思，兢兢栗栗，聖心不倦，而天不爲之順助者，萬無是理也。今罪已之詔數下，而天未悔禍，實有所未至耳。」

金元朮入寇

綱 金元朮大舉入寇。

目 帝以金人復來，乃遣工部尙書崔縱使金，并通問二帝。縱至金，首以大義責金人，請還二帝。金人怒，徙之窮荒，縱不少屈，竟死焉。

綱 秋七月，太子勇卒。諡元懿。

綱 鄭穀卒。以王絢參知政事，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。

綱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，伏誅。張浚發建康。（時改江寧府爲建康府。）

目 初，汴京破，二帝及宗室北遷，多瓊之謀，又乘時剽掠，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。至是，自洪州入朝，悻慢無禮，且乞貸苗、劉等死。帝畏其威，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。張浚將赴川、陝，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。一日令張俊以千兵渡江，若備他盜者，使

張浚與劉
子羽謀誅
范瓊

皆甲而來，因招瓊、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，爲設食。食已，諸公相顧未發，子羽坐廡下，恐瓊覺，取黃紙趨前，舉以麾瓊曰：「下！有敕，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。」瓊愕不知所爲，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，衛以俊兵送獄。光世出撫其衆，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，且曰：「誅止瓊爾，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。」衆皆投刃曰「諾」，有旨，分隸御營五軍。瓊下獄，具伏，賜死，子弟皆流嶺南。瓊既誅，張浚乃發建康。

綱 升杭州爲臨安府。將定都焉。

綱 詔李邴、滕康權知三省、樞密院事。奉隆祐太后如洪州。

綱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。充留守東京，以糧絕歸行在，遂有是命。充將發汴，岳飛諫曰：「中原地尺寸

不可棄。今一舉足，此地非我有，他日取之，非數十萬衆不可。」不聽。

綱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。（廣州治南海縣，即今廣東廣州市。）

目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，言「國朝兵農之政，大抵因唐末。今農貧而多失職，兵驕而不可用，地利多遺，財用不足，皆本政不脩之故。宜倣古井田之制，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，其有羨田之家，羨餘也。毋得市田；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，皆驅之使爲隸農，以耕田之羨者，而雜組錢穀以爲什一之稅。每十六夫爲一井，每井賦二兵、馬一匹，蠶婦之貢絹三尺、綿一兩，非蠶鄉則布六尺、麻二兩。」其說甚備，書奏，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。（桂州治臨桂縣，即今廣西桂林市。）其後朱熹甚愛其書，熹晉希。陳亮亦曰：「此書考古驗今，思慮周密，世之爲井田之